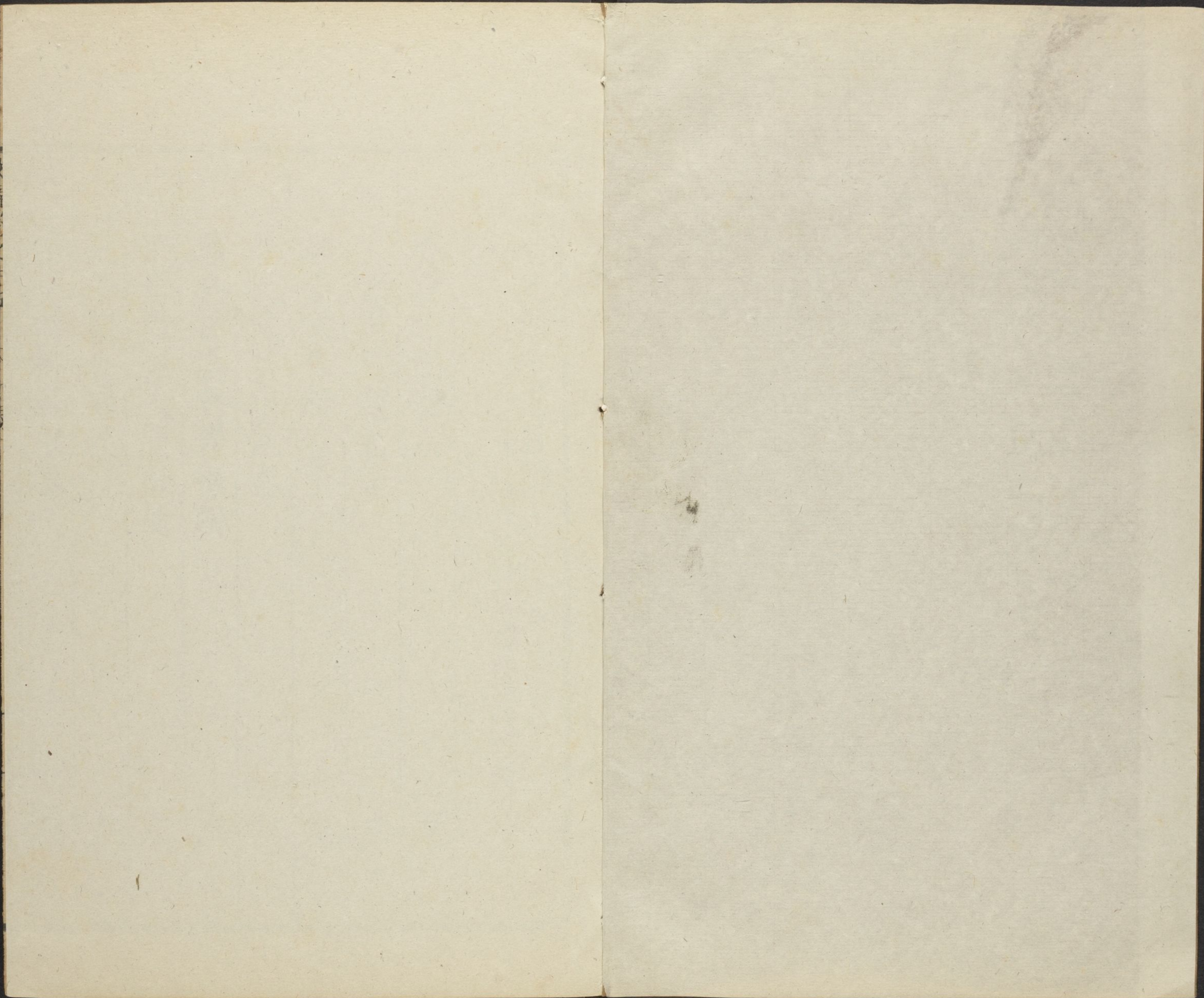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t



文編卷之四十五目錄

辭命

齊國佐對晉人

王孫圉對趙簡子

鄭子家告趙宣子

晉侯使呂相絕秦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王子朝告諸侯

左史倚相規申公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許國
圖書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文編卷之四十五

右

敬姜論勞逸

國語

郵無正論壘培

國語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

襄王止晉殺衛侯

國語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

臧孫論詰盜

左

吳蹶由對楚子

左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左

陳芋尹蓋對吳子

左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左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左

鄭游吉對士景伯

左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晉陰飴生對秦伯

左

魯展喜犒齊師

左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左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左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左

子產對晉讓壞垣

左

鄭子產爭承

左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左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國語

晉郤至答楚子反

左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左

衛祝佗爭先蔡

左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左

子產論晉侯疾

左

子產論尹何為邑

古

趙良說商君

史

隋何說淮南王布

史

文編卷之四十五 辭命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齊國佐對晉人 段 左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示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有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
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
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王孫圉對趙簡子

段

左

用人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
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
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
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

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鄭子家告趙宣子 叙事

左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臧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

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立日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何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十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

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一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晉侯使呂相絕秦

敘事

左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

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
害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吊蔑
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
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
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
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
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宮室傾覆我社稷

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
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
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
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
我農功虔劉我邊甿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
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
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
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
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懼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諸侯是以睦於晉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叙事

左

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

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怕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訖

事實重圖之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叙事

左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

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
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剋敝邑大懼不競而
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
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
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
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
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

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王子朝告諸侯

叙事

左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
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
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
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至於厲王王心戾害萬民弗忍居王於蕤諸侯釋位
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

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
用遷邾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
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
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頤王
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
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頤王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
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
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

儼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
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
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
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
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
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
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
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
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兒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安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必誦志而納官師之典倚有瞽史之道以訓御之

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

之戲聖武公子

實不戲聖於倚相何害周也
遑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

至於日中晏不敢惰今子老為若常如此楚

其難哉子亶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治 敬姜論勞逸 叙事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整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勤

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綆卿之內子為大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先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郵無正論壘培

叙事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
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
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
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嬰於難從姬
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
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
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
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篡修其身以受先業
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執子擇師保以相子
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
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
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
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薦趙宗乎若罰之是罰
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
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
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
圖非爲子也怨自若焉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轉

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
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

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
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
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灾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
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狀縱
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
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灾於
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庸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
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
一人豈敢有愛也先王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
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

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
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
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
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共先王與百姓何何
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襄王止晉殺衛侯 轉

國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
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

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
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
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
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縋

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
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
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
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尹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臧孫論詰盜 轉

左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日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日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廢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吳蹶由對楚子 轉

左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倦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電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吾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
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
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景王使詹栢伯責晉

轉

左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王使詹栢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

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蒸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
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机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
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
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
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
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

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祿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其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陳芋尹蓋對吳子 轉

左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止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

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害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轉

左

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

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
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
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
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
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
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
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有爲鄙邑則失位矣若

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王焉貪賄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
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
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
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
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
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賈毋或句奪爾有利
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
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

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
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
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
二罪敢辭之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轉

左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
子產憎其爲人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
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
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
對子產不待云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

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
懼墜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
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
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
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
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
晉人舍之

鄭游吉對士景伯

轉

左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蟻送葬今吾子無
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
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
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
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
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
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轉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曰王不如設戎約
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
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
侯之心焉旣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
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
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

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
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
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
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
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
委重罪頓頽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
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
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
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
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里
之而狐櫛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
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
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下士秉利
度義焉

晉陰飴甥對秦伯 對

左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約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魯展喜犒齊師 直

左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直

左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

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出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出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十世三十一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出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直

左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汙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直

左

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將執戎子駒支
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
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
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
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
獄之裔胄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
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
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
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
之諸戎掎之與晉踏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
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
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
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
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費焉賦青蠅而退宣
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子產對晉讓壞垣 直

左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閔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一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

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子產爭承

古

左

晉合諸侯於平丘及盟

子產爭承曰昔曰天子班貢

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一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直

左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

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
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
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
也今執事倜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
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
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
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
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
晉矣其敢有二心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直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
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

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武子操刃於君而謂其以儉免難可見當諸侯親之戎狄懷之

以正晉國行刑不疚時知大義者少雖叔向亦不免焉此春秋所以作也以免於難及相子驕泰奢侈貪

欲無藝畧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
以沒其身及懷子改相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
難而離相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
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恭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
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

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相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晉郤至答楚子反

古

左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

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

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古 左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救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盱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

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衛祝佗爭先蔡 古

左

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

為睦分魯公以大路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緝蒺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王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

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華沽洗懷
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
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
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
管蔡啓商基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
爲已卿士見之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
母第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
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

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
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
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
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
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
衛侯於盟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提分解 左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今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今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今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今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宮 子產論晉侯疾 各段

左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君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奴蓐黃
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
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特
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此緣格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
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今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
度今無乃壹之則土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
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
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
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
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盍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
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
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
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子產論尹何爲邑

多喻

左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
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
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
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
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日子爲鄭
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趙良說商君

史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
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

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正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

文編卷之四十五
於五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

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騁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鬪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隋何說淮南王布

史

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

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大王與項
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疆可以託
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
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
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
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
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有陰拱而觀其孰勝夫
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坦坦空名以鄉楚而欲厚
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上八王不肯楚者以漢爲
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

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疆漢王收諸
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
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
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
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
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
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
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
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
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

文編卷之四十五
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
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
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文編卷之四十五終

